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09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簫泗校正

財賦門

役類

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惟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有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變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以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役之衆矣

秦廢井田開阡陌民始困於役商鞅立法一歲也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高初興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置三老以事相教養勿經役以奉夫妒

賦稅以游惰禁盜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所謂戍也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此因秦制也

惠帝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孝景令男二十而始傳以給公家徭役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等不事○武帝天漢四年數發七科之謫注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大父母有市籍七吏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孝昭元鳳中雇役有三品之號由有卒吏錢更過更三品之異漢末天下大亂民皆役於貴無復制度至于北齊始定制丁男之役歲不過二旬又十五以下為○文宣中九等之戶富者挽其資貧者役其力

後周太祖創制六官掌力役之政令遂分為三等豐年則役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役無過家一人○武帝頒新令制立保正之法以相檢察焉

隋文之制歲役不過二十日不役則取其資

魏初高宗民無官役豪強誅斂李沖上言復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海內安之

唐太宗初置租庸調之役謂之庸歲不過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二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楊炎變而稅法取大曆中一年科斂多者總為二稅則昔日之庸固已杜其中矣東坡亦有是言

肅宗時詔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貲富及役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揀簿輪差則是庸錢已斂而差役猶在民也武德中量其產定為三等九年又詔為九等天寶中勑定戶籍每有差科先從高等別籍異居者有禁客戶終年者編籍庶之役法蓋亦詳矣

宋舊法雖因唐制州縣之役悉差鄉戶坊郭之間或有科配然太祖以來未嘗輕於役民浚河通漕凡以為名上憫其勞日加稟給且立為定式先是多以道路之民為逓夫而太宗乃詔郡國悉行禁止其不忍於役民者如此○與國九年赦江南兩浙荊湖南北人戶有丁錢今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其未成丁者並與蠲放

真宗時定均役之法所以抑豪強之避徭役也列聖嗣守此意不墜南

豐曾公所謂民或老死而不知加力政然憂憐恒惻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者此也鄉戶致力以供上役月番休勞免相代更若徇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家本無大苦然役人既為稅戶家有產業誅求必得吏少應隅不免侵取此役所以弊而蘇公轍所以拳拳言之也科役既多人規避免天下始有不均之患

神宗即位之初詔臣察集議役法更議蓋始於此因三司韓絳之請也

○熙寧以來始有募役之法錢收上戶緡錢以助役加以二分寬剩為水旱之備人立保五以防民姦民以保甲相聯屬而官斂民錢以募役二者若不相病一時名臣如司馬公蘇文忠公極議其免役之失而卒不能奪制公新法之謀

○熙寧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六年行役法至今四年本州已有寬剩四萬八千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當有六七百萬貫寬剩矣書不報

元豐七年計天下免役歲收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而場稅之入粟帛之收不與焉

元祐更差法間有兼募者

紹聖又復改議而差法行矣

初神宗立役錢嘗名為即役矣慮名以為功則是未能盡免異時或有循名以行既差役又斂錢於是槩名曰免役以杜塞之

紹聖中詔諸縣毋得以催稅追甲頭保長毋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不得以承帖為名占破使令者坐贓輸錢管催潛租州縣輒令陪備輸納以違制論

崇寧初尚書省言民戶既以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於是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

元豐舊法有耆長戶丁壯丁三色雇錢耆長管煙火戶長管稅壯長承文引

紹興十年後臣僚言增免行雇役錢充軍須收入總制窠名自後三色無庸錢勸率義役渡江兵興用度不給雇役之錢非復曩日之舊併與所謂寬剩者皆入經賦而民之應役者如故也

唐人有田則有租今之秋苗是也有家則有庸今之稅絹是也有免則有庸今之役錢是也其後併租庸而為兩稅而役錢蓋在其間今兩稅之外復

孝宗乾道元年指揮官戶役錢不以品格高下並與減半却於編戶增科。乾道三年六月四日聖旨官戶與編戶一等輸納更不減半將折增科錢委諸路常平司拘收起發由是刋戶陪增役錢官戶於正科之外復納不減半之直是庸錢數陪多取且復役取其以充耆戶長與其無藝者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出田輸以助義役始於乾道間掌行之矣選官戶以通差乾道間掌議之矣

官戶混差

罷保正以去民害乾道間掌行之矣選官戶以通差乾道間掌議之矣卒不能通行於後世

平糴常平義倉

撥官田給當役便民淳熙中邊臣有請計浙西一路共官田一百一十五萬四千七百餘畝欲各以縣分均給諸郡以充義役

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役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又曰守國者守穀而已州縣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秋國穀去三之一下令郡縣大庆里邑皆籍聚入若干穀價一也以藏於上平糴之法蓋起於此。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觀歲上中下而糴之使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故雖遇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將有餘而補不足也魏國行之富強。

平糴武帝穀賤而布帛貴帝欲平糴之法久廢令國實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議為條制。宋元嘉中彭城王義康靖令積蓄之家留一年儲餘皆動使糴為制平價入糴之矣。後魏孝莊時李彪請於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名立官司年豐則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唐天寶中以錢六十萬緡

龜正光之際收實資與人和糴為邊備也。唐天寶中以錢六十萬緡

付諸道穀賤則加價而糴貴則賤價而糶此和糴之始也○故八年自關內至隴右和糴總一百一十三萬九千餘石及[德宗]時至趙光奇家問民樂對曰不樂曰雖云和糴其實強取至[憲宗]時府縣之督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此歷代平糴之制也]

[漢宣帝][五鳳]中景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時蕭望之非壽昌之類曰不知權道也]○[元帝]即位諸侯多言常平倉可罷無與民爭利[初元]五年罷之○[後漢明帝]與置常平倉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絲綿綃布外自南徐州至雍州各出錢市易○[後魏][太和]中置常平倉○[隋開皇]三年陝州置常平倉京師置常平監○[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常平監五年廢之[唐志曰倉部以常平備凶置令○]丞監事○[太宗][正觀]十三年置常平屬栗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藁五年米三年着于令○[高宗永徽]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元][宗開元]二年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淮浙劒南地不堪貯積不在此例七年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餘州並置常平倉其本立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二千貫宇文融請以所得客戶稅錢充常平本至[天寶]八年自關南道至山南道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三千二百二千碩○[代宗廣德]中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置庫以蓄本錢○[德宗][建中]三年趙賛言常平倉廢三十年請置之時國用促迫不能備常平之又議稅天下茶漆竹取一為常平本錢○[憲宗元和]中詔於州府稅數內十取一二充常平倉○[文宗太和]中以回易錢置常平倉[此歷代]常平倉之法也

[北齊]制人每制出義租五斗納郡以備水旱○[陳文帝]亦用此法中令郡皆置富人倉穀賤時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雜貯○[隋開皇]五年長孫平請令百姓軍人當豐共立義倉勸課又麥飢饉即以此穀賑給蒙詔州縣置義倉十五年詔義倉止防水旱

百姓子許輸粟十六年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唐武德元年置社倉倉部掌。太宗正觀中戴胄言天下義倉以充官費故未途無以支給請自王公以下出粟稻麥納所在立義倉大宗從之令田畝納二升以備凶年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高宗永徽二年詔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令户出粟上上户五石餘各有差至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初元中定式畝稅二升以為義倉故天寶八年自關內道至山南道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餘石。德宗時韋倫請為義倉以猾荒年堅貲亦請以户部稅養錢均之諸道穀麥熟則平糴以備儉為名無年大利。穆宗長慶中詔義倉所在益用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文宗大和中以天一下由義錢置義倉本錢開成中户部請田別納粟又外添貯義倉此歷代義倉之法也

京師市糴之名有三和糴以見錢給之博糴以他物給之便糴商賈以北穀賤添價散糴以惠貧民自後諸道豐稔必詔諸道漕司增價和糴。太宗淳化中京畿置場增價糴貯近倉令常參官領之歲歉減價以糶永為定制。仁宗嘗以左藏三十萬緡河北和糴之用時韓琦論和糴價匪高於市糴何人肯糶與官。天聖中淮南江浙置制司請計民稅米一石量糴四分之一上曰是重斂也不許。皇祐中上曰轉運惟務誅剝以數斂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聖訓○神宗亦嘗以六十餘萬充江淮和糴。高宗紹興中戒漕臣曰以錢給於民宜戒減尅穀輸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矣委提轉覺察飭州縣給散倖錢又詔三路一本錢不內散二將剩數充苗米三收取加耗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置常平倉羅初置場。真宗景德中於京淮江浙置倉轉運司差州縣官專掌之。祥符中諸路常平倉經二年支作軍粮以新者給之。天禧中詔出糴上以元價為準又詔蜀廣並置倉。慶曆四年詔天下有支借者以違制論。嘉祐中詔三司支錢百萬下諸路助

國家圖書館

糴米又詔天下置廣惠倉給民之不能自存者。神宗時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隸戶部右曹郡縣屬之永貳移用擅發皆有禁及至熙寧中王安石變常平法廣惠倉易散青苗每夏秋已前召人請領今隨稅送納取息。高宗建炎中詔諸州縣各置義倉自今稅每二石別輸一斗以備凶歉太祖建隆中詔天下復立義倉時王琪言宜於正稅外每二斗別納一升入於倉從之又詔新義倉立令分三等戶輸之五年罷義倉。熙寧二年令諸州惠民倉雜物貴減價以糴咸平中置於福建。仁宗慶曆中詔天下復立義倉時王琪言宜於正稅凶荒比年州縣所侵盜移用或賑不均令戶部措置聖政此宋義倉之法也

宋朝建立常平自淳化三年始議倉自建隆四年始

總論平糴斂散之法出於管仲李悝

歲景壽昌言於宣帝請置倉曰常平蓋有受管李悝遺業者矣蕭望之爭議是儲者之不通世務也至元帝率罷之望之之言果酬何耶。

都立是倉劉般以為外名利民內實侵刻明帝却其議而立之又何疑。○擬置以降發與不常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庫諸郡錢數千萬而其永拔其有不徙曰米粟而布帛之屬皆在焉是果壽昌之舊乎。隋開皇中置倉備水旱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轉之廣通洛之河陽石陝之倉獨名以常平豈斂散之制專行於陝而不行以他郡乎蓋常平市糴之本在唐元帝時取諸客戶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路地稅在文帝時取諸田易自唐而上不知於何取之開成修常平法淮浙劒南諸道以下溫不堪貯積其策果可行乎故祖宗以來常平義倉之法並行不廢淳化中歲糴物踐始為市糴於京城景德中於京東西河東北陝西南兩浙入路置常平司糴之法其立倉之名初曰惠民至家淳化則置場為景德之後天下罷熙寧以來釋吏以任之置使以糾之此常平之法也

宋太祖建隆中詔天下置義倉宮戶一稅每石別輸一斗以備凶歉慶曆中詔天下之義倉自第五等以上於夏秋正稅外率二十而取一谷

於州邑擇其地置倉以貯之[此義倉之法也]（常平義倉之名始於此耀景德之詔可遵也）留歲儲之米額為之備（祥符之詔可緩也）

秦鹽一

[秦]夏之時青州鹽絺之貢載於書至於[周]山澤有虞川林有衡為之厲禁而已鹽人一官不過供王之用屢自管仲管山海正鹽筴計煑海之利自一家之食衆合以累之通之于下以富強其國。[秦漢]以來禁弛太史公貨殖一傳所載如烏氏之徙嗇以鹽鐵起家富埒王者吳王濞煑海為鹽而國用饒自[武帝]事征伐則用匱於是孔僅咸陽幹山海募民煑鹽官給牢盆私犯者斬左趾浹羊維之而鹽鐵之官數十布在郡國。[昭帝]即位賢良文學之士皆對願罷鹽鐵而浹羊以為安邊足用不可廢孝元時雖因諸儒之言不與民爭利既罷而尋復。[後漢]張林亦請官自鬻鹽雖安初衛覬請置監鹽官。[魏武]從之。[陳文帝]時孔桀奏立莫海鹽稅。[後魏]弛鹽禁與民共之而富豪之家乘勢占奪石煑海為鹽而國用饒自[武帝]置

之韋處厚議曰絕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書必不行議遂寢○初德宗之時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奉天之幸旋即悔罷及正元中張滂復奏行之然十才稅一歲得錢不過四十萬緡其至穆宗時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鹽鐵使戶部分領之李珏已言其不可其後王涯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令孤楚代之納榷如武宗時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重稅或掠奪舟車崔珙之謝也錢于宗之剩茶錢公稅加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迨五代晉天福中以百姓犯鹽禁乃以食鹽錢於諸道計戶配之作五等自一貫以至二百乃令人逐便與販其後鹽貨頓賤斤不上二十於是又重置稅焉周世宗以何此鹽課均之兩稅有增錢及仁宗時王貴請推鹽也○宋茶鹽之弊承五代嚴酷之餘治太祖肇興日從寬簡建隆之初首寬鹽禁私鬻者惟要以輕與偽蜀鹽價既高詩命減之以優民閭至七年有司請高湖南茶價工以困民而弗許○太平興國中罷昌州虛額鹽萬八千餘斤淳化中許茶商於沿江之南悉免其算景德中有司條制茶事過為嚴急諭之使裁損又臣僚請於興元置榷茶場帝以擾民而弗許天聖七年上言者請更議茶鹽之法帝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疆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以贍養甘京師經費尚廣夫能弛之耳國朝會要慶曆三年詔議者多言天下茶鹽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掊克之政常抑而弗宣慮有過取而傷者自注朝編年嘉祐四年詔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這便就問皆讙然願弛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又於歲輸裁減其數刻去禁條俾通商困范祥之議也合在嘉祐會要宋陳執中在諫垣乞弛茶鹽之禁歐陽脩在館職乞

榷茶

茶之有稅起於唐之玉涯如王播裴休皆主榷茶之議者國家百年茶法之變不知其幾始掌榷覺矣又掌行三分法矣又掌正三分法矣又分茶價四分給香

藥三犀象茶引別以二十一色[缺]四朝云茶法皇朝及至[天聖]元年[缺]
法官收淨利錢聽入戶與販自[天聖]以來屢易至嘉祐始行通商雖議
者以為不便然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也東南數路皆通商唯蜀中獨
禁榷景[缺]中蔡京大改茶法仍舊禁榷園戶歲輸於官商人於榷貨務
入納給引[政和]元年茶利錢百三十九萬餘貫五年六榷務十三場榷
茶引之息百四十萬餘緡王安石曰仁宗時茶法極弊歲猶得九十餘
萬貫[政和]中收息至四萬貫有奇

榷鹽

榷鹽之議成於[漢]之孔僅桑弘羊至[唐]而劉晏第五琦皆主榷鹽之議
者至[宋朝]榷鹽惟海鹽解鹽最廣解鹽出於河東之鹽池其大略三種其外又有沈於石者又有出於末者品類不一蜀中之
井鹽自贍一方海鹽方[國初]鈔法未行置倉於建安輦轉米入倉空船
載鹽散於江浙諸路得鹽貧船運而民力亦紓也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
領之公私[缺]與丹西夏之鹽給參解池之利大抵海鹽井鹽則用烹煉

而入力可為也解鹽疏為畦隴決水灌其間南風起而鹽乃熟此資於
天者也國家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者十二路。淮南。[河北]。河
東。陝西。兩浙。湖北。福建。[廣東]。益州。明州。梓州。夔
州是也為池二監十場二十二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自兩稅之外
莫大於鹽利祖宗鹽利大率二千餘緡。[仁宗]時議臣欲榷河北鹽張
方平言為河北榷鹽也[周世宗]嘗以鹽課均之為兩稅矣[仁宗]納其
言而不行其後章子厚為相而再行禁榷矣蔡京秉政專利罔民使商
賈入納於官自此為鈔鹽法然而法數十日一變暨法既又鈔不可用
商賈折閱[此海鹽之一變也]蓋[徽宗]時雨水不常防閑不密而外水入
解池不復成鹽遂失課息後始興工車出外水[此解鹽之一變也]今則
曰閑榷鹽[緣]淮浙江湖[則]通商然則茶自嘉祐收淨利均之茶戶輸
之使自與販矣而蔡京又復榷茶此榷之又榷者也河北鹽自[五代]均
之稅戶而通商矣章子厚復行榷鹽之法此亦榷之又榷者也在宣和
時淮南鹽利自十五百萬緡今淮南鹽利亦同

續考宋朝榷

宋之茶唯川陝廣南茶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權犯者有刑淮南六州官曰為場十三置吏以總之黃州麻城場蘄州洗馬場石橋場王琪場壽州霍山場麻步場開順場舒州羅源場大湖場光州商城場子安場光山場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其茶皆謀園戶輸賣或折稅以備權貨務商旅等請也其在江南十州宣歙江池饒信溫撫鄂袁江西五軍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兩浙十二州蘇杭越明婺處台湖常潤睦荊湖八州荊潭鼎澧鄂岳歸峽福建二州建其茶皆轉輸要會之地其六道州軍皆置榷務或買或折迨至宋

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筆談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淳化二年許商賈就園戶買茶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四年行交引法罷貼射又罷榷務○仁宗天聖元年改三分法還行貼射法改淮南山場茶法官不收買聽人入興販收爭利錢其客旅聽於在京入使見錢於所在給之同○嘉祐三年時以民得息錢均賦茶民怨其買賣呼杜無等後以賦茶戶錢謂之租錢

禁尤嚴於巳陷罪者無算茶法屢更歲課日削宰相陳通商之法即三司置局議之○四年韓絳又言宜納至和之後一歲之數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四行天下矣續通鑑

神宗元豐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王子京言建州腊茶舊立榷法遂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之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稅錢極微商劍州亦出二十餘萬欲盡買賣呼杜無等後以賦茶戶錢謂之租錢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乞借豐國監分十萬緡為本並從之編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六十四萬緡元豐五年五十萬緡為歲額除充官經費外並儲俠西以待詔用食貨○高宗紹興二十五年言為請於產茶地分差官置場收買焚毀私販之患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比曰北承平少陝西諸路其數止如此卻

交引

太祖乾德二年諸州民有茶附折稅外官悉市之許民於京師輸金銀錢帛官給券就榷務以茶償之後以西北用兵又募商人入中粟麥竹木於邊郡給文券謂之交引許就江淮榷務自請射茶郡所入直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即給券百千謂之加饒然商人入中者不知茶利至京皆以茶引鬻於茶商百千纔得二十餘緡謂之實錢輦下坐賈遂專蓄交引以射利謂之引鋪歲月滋深紊江茶務交引壅至茶錢充給計歲入新茶三年不能償其弊如此○至景德三年邊陲罷守言事者多言榷務非便乃命鹽鐵使林特議更其法特請依時價官收交引每茶價及百千者官收實錢五十千其就見交引至京者量抽十之二行之一年○真宗又命三司同較利害特等請罷比較茶法商旅無疑惑四年

茶課

茶利餘本外淨入錢榷時取十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餘貫○

特等以課增遷官

歲平　元年一百三十九餘萬貫（始行交引時諸州歲茶錢一千百萬

引別以二十一色六榷務十三場收息百四十七萬緡○又云景德三年前歲收錢七十三萬餘貫自林特改法官收交引後行之三年共收

七百九萬貫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財賦門

茶鹽類

貼射法

宋初許商賈就園戶置茶於官場貼射謂之貼射法。大宗淳化三年始行之四年罷。仁宗天聖元年復行之三年利歸大商乃詔廢奪詆罷。皇祐三年等依舊只用見錢

罷茶貢

咸平二年每歲進茶並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馳數千里有水中再至者上憫其勞擾故罷之續通鑑

定三等茶法

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等為三等副使宋
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利取太源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
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為三法
行之數年貨賄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材唯恕為稱首
後字諮為使改其法而茶法浸失後雖屢變非恕之舊法也筆談

筭茶三說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改之尚未盈
舊額世傳筭茶有三說法著便三說者見錢為一說羅牙香藥為一說
茶為一說此乃三分法其分邊入納粮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
一分折羅象雜貨一分折茶鹽又有非折鹽為四分法皆非三說予在
三司求得舊二說博糴為一說直便為一說以此商人競
爭先赴邊時糴故邊粟常足此良法也沈存中筆談

立法便民

太祖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麤重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鬻之上
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即詔第複舊制勿增價值訓。太宗太
平興國二年初江淮諸川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褒稅其什一然後
給符聽其貨鬻商人旁緣為奸踰江涉淮頗紊國法轉運使奭若水請
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上同

賞禁便民

真宗祥符九年謂王旦曰茶鹽之利要使國用不損民心和悅卿宜熟
思之乃詔御史中丞凌策與三司同共定集務要茶園鹽亭戶不至辛
苦客旅便於興販有姓得存食用編年。仁宗天聖元年三月辛卯改淮
南十三山場茶法官不收置聽人戶興販收淨利錢其客旅聽於在京
入納見錢於所在給之三年十一月已酉朔罷貼射茶法令河北公存
入中粮草而給以見錢香茶三色交引往十三茶場筭茶編年。嘉祐三
年轉運等詳定收行茶法初何萬上疏言今權茶刑頗頗而不能禁戶
以久官為置場務而諸費世其中額歲入官之初今請一切通商收諸
處淨利所過徃之稅歸權貨務以還公邊入中粮草之直誠足以疏利

源寬民力韓琦祁寬鄒民力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言行錄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言案成都路茶場元置場三十六務歲收息錢一十二萬貫近年增至二十四萬貫緣頃歲官賣茶貨抑配民戶及增添茶引數目以致陷入刑罰者甚衆今欲將成都路茶場依未置都茶場已前體例減罷其茶貨聽從民便興販賣從之長編

高宗紹興二年七年進呈王師心劄子荊湖南北路乞改茶引事上曰茶鹽禁權本為利用取須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有姓共之

總論論榷茶有三弊

夫南國土彊山澤連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子營生又給吏絕他門及其官榷茶山利歸公室衣食之源日削秋造之役歲增課額既漸虧刑罰又屢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辦課程物產既空死亡無救所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弊一也榷之地法令大嚴鋌兩之禁即誅戮大則破族亡家小則身填牢獄州縣公事太半為茶朝禁夕刑繫縲相繼戶口由茲減耗田野為之蕪萊靈爾黎民墜於無告嶽連禍結莫甚於斯其弊二也茶貨在山同大盜鼓事持愛養即釀激豐及夫朝廷榷山鄉原失業茶戶逼於寒餓日有逃亡者茶園閒乎奸伎歲有荒廢者乎凋瘵漸久殘破益深眷被靈苗鞠為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改張啓崩安及其弊三也張泊上太宗

論改法有五利

夫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規利端民政斯濫矣榷一弊法變而棄之則委頓者獲全流庸者盡復東南郡縣百萬遺氓災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一也造茶之戶既專物產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窠條防護山澤十年之內茶貨大興通商惠農王賦增集其利二也榷山蹤放寬網減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盡法而民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孳生莫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被漕河溶方舟巨艦經途萬里風濤役溺官吏奸偷陷失茶網比歲常有若行放法此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罹貿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出賣之際則太半壞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燒斧若許放榷山任民貿易則國中永無棄貨天下咸樂新茶惠潤公私實為要道其利五也同上

邊商以收租

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恭何者公恭濫惡不味於口故也百歲之春芽者既拔焙者既出則更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閒也於是乎行濫入焉草邪木邪唯恐罟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昇也商筭而行或不售也則敗者鮮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衆布蝎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耒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吏自斤賣謀不甚多特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倍矣衆有甚遠價有甚貴而人爭取之者美味也塗有甚險法有甚重而人爭趨之者厚利也廼按之使捕逐之卒日馳於野黠頑之吏輦指之人日誚於庭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貲愈重而利不可息勢之所運末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賣買聽其自鬻殊途一致耳商人自市則所釋必精則價之必善價之善則商人衆商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所以救偏捄弊莫懷於用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商則當安行疾路自實官府亦入稅多矣況不滯本泉不煩威獄利周便人莫善於此李太伯文

冊攷本朝鹽

產地

陝西鹽初安邑解縣有地五總曰兩池北方全精之美為鹽如耕種疏為畦隴圍塹其外以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其鹽為顆周官之所謂鹽鹽是也

青州鹽出於東海○幽燕大同橫野有鹽池其鹽出於北海○嶺南鹽出於南海○朔南西川鹽出於井○永康軍鹽出於崖○并州鹽出於池是為國池○湖宁鹽出於水又有出於石○西夏鹽初唐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鹿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鹿池五泉池紅桃池田樂池洪靜池○會州有河池其鹽青○

品目

鹽有四種一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又其次井鹽又其次崖鹽鹽之貴○天

鹽五年鹽有二類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或煮鹻而成者周官所謂鹽鹽也今謂之末鹽

引池為鹽

曰陝西解州安邑斷池壅地為畦引池水之鹽成鹹州及旁州民給復謂之畦戶總三百八十戶復其家戶歲出夫二謂之畦夫以歲給之歲四萬石給夫米二升歲二月壅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而止

煮海為鹽

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其煮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鬻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煮鹽在京東曰密州丁州河北曰滄州濱州淮南曰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兩浙曰杭秀溫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漳泉三州興化軍廣南曰南潮惠循州陝西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置官吏井則募土民或役衙前煮之益州路則綿絳邛眉簡嘉雅漢八州梓州路則梓資遂合戎榮果普昌渠濾十一州富順鹽和州路則閬州夔州路則夔忠達萬黔開渝七州雲安軍大寧監○煮鹻則河東井州之永利監會要

賣價

凡顆鹽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三十一等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餘貫云通鑑

場鹽

末鹽自幷州明州各兩監溫州兩監福州一監共七監密州一場通州八場泰州一場海州三場溫州一場倉州一場瓊州一場共十六場泉州廣州各一倉泰州二倉通州楚州各一倉共六倉鹽井六七百五十

五會要

交引

入中芻粟於沿邊次券至京領江淮給鹽茶謂之交引又真宗時林特請依舊於京師入納見錢金帛交引於解州取鹽亦謂之交引交引即

鹽鈔但隨時命名不同耳○咸平六年林特言笄射解鹽於唐鄧十二州軍貨賣令納見錢應副陝西支用○景德元年三司定唐鄧十二州軍南鹽依西鹽價例於逐處州軍入納見錢發引赴解州榷鹽自此較行次來解鹽交引至少並無納到錢物虧損官中謀州臣請依舊在京榷貨務入中金銀錢帛交引於解州取便於他場領鹽依舊只於唐鄧十二州軍貨賣不得帶入南州唐鄧如此則在京與陝西各得載錢文用三司計定請如所奏○舊制陝西秦延環慶涇原州保安鎮戎德順軍聽商人入中粮草算解鹽廉定後入中者皆次交引於在京榷貨務給見錢銀綃猪商與官吏通弊次邀奪價歲耗官錢不可勝計慶曆中范祥建言令商人止於延環保安等州軍於青鹽池許商人入中解鹽官自出賣餘並通商重青鹽之禁少祥為制置解鹽使歲課緡錢一百六十六萬次計置沿邊九軍州一百二十餘㦸歲出粟量計入可助十分之入餘則責辦本路轉運司罷在京見錢令

引法次實京師行之十歲歲減擔貨務緡錢百萬公私以為便搬官可積見錢京師商少坐廳奪利

鈔法

仁宗陝西頒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均賣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入百售鈔至解州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又省數十郡般運之勞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主人鹽斤不過三十五錢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存定故至今以為便也筆談

新舊鈔

仁宗嘉祐四年先是入中粟多虛估歲損官課至是范祥改法抑之其券已在嘉祐以前者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南渡已來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前日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紹熙五年乃行對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始不為巨猾所制矣

官鬻閩本末

仁宗天聖三年上書有吉縣官自榷鹽為害請通商以寬民力詔罷三京二十八郡榷鹽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交鹽於兩池。天禧時聽商人入錢要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易鹽及景祐三年言諸路博易無利罷之至康定初復令入中陝西加數給東南鹽利特邊地次券至京師支見錢茶香藥華象等。慶曆三年又詔入中者持謂之三說法又間支鹽次代京師見錢茶香藥茶鹽惟其所欲東南鹽利券至京給以錢銀不願受金帛者與香藥茶鹽惟其所欲東南鹽利寧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沿邊入中芻粟多虛估勝前數倍京師鹽又為商人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皇祐二年止六萬商人但以錢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蓄藏益乏於是王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而入中之商先得於未受鹽者每芻粟直十萬止給鹽直七萬又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高宗紹興二年川陝茶馬趙開做大觀東南鹽法置合同場鹽市駿視稱提與茶法大變相類徽宗大觀鹽法未詳然觀趙開行於川者即東南之制也可知矣茶法見鹽類建炎二年置立

茶課入數

宋至道末賣課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錢一百六十三萬餘貫其後惟顆鹽有定額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不常歲為錢大約一千餘萬緡惟末鹽自抄三百萬緡以此河北邊糴宜利時淮南鹽利歲入一千四五百萬緡兩浙七八百萬緡

河北鹽首末

唐自兵興河北鹽鬻榷而已至皇甫鎛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者歲多又田悅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唐志。後唐長興四年鹽鐵使奏每年入户蠶鹽一斗三升不計貴賤通計歲收稅錢六萬緡除河北榷鹽令三司使王玭奏請榷河北鹽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赦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是也豈非再榷乎仁宗大悟曰鄉語宰相立罷之

陝西鹽首末

宋舊制陝西三十五州軍許民買解鹽餘皆榷之。慶曆元年議者以輦運之役困於軍民不若商旅入錢散鹽上命龍圖閣學士盛度與三司議之度言太宗通商鹽而太祖開國之初免河北鹽至真宗馳郡謂榷而民便之今請以見錢輸在京榷貨務就池給鹽其利有五方禁商時官自輦運兵無疲勞今無此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不役軍戶今悉罷之二利也舊有沉溺之患網吏侵盜雜以沙泥今得真鹽三利也歲減監軍人哇夫役作之給五利也緡錢五千餘萬頃耗經費四利也錢幣謂之貨泉富家多藏不出今商人歲出上善之曰此有利於兆民何愛也遂詔弛三十一州軍榷推而行之

寶訓

都羨餘

真宗大中祥符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安邑解鹽兩池見貯鹽三千餘萬斛切慮更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寶訓

宏昌川虛額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昌州屬川七井歲有虛額一萬八千餘斤罷之先是開寶七年知川李專以招飲市恩務變其法因廢諸井薪錢乃於歲額外增稅鹽仍課部民煮之民素不知其事甚以為苦雖破產猶不能償其數以至流移入他郡戶口日以減耗至是本道轉運使劾其事太宗不從盡令蠲之乃均於部民作兩稅例出錢米以輸官

寶訓

罷兩浙鹽禁

真宗皇帝咸平二年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以自給捕死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罪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千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秋成當仕

舊法編

減蜀鹽并課

慶曆六年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王堯臣不從上問其說
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賦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
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上善其對五月戊申詔減益州鹽井課歲額緡錢一
百萬
編

罷西川弊泉

孝宗淳熙六年劄子云陛下凡蠲減四川酒課凡四十七萬三千有奇
益井虧損四十九萬九千有奇茶引錢一十五萬二千有奇全蜀生齒
蒙被聖澤感激流涕然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制置總領茶馬三司同所
屬司分深思遠慮申逐時考察之禁嚴三歲推排之法痛絕弊原以增
虧俾毋損於公無傷於民心其講究長久善後之策以副陛下綏惠遠
方之意

福建鹽首末

寬商禁

太宗興國八年除福建鹽禁。仁宗嘗謂輔臣曰鹽利至薄朕欲通其
禁便民間販易王曾等對曰鹽利歲入甚寡縣官又賴其助未可遽弛
他日國用有餘議除其禁可也上以為然。高宗紹興十七年五月丙
寅上曰近有布衣言福建鹽法利便朕謂法或未便須議損益祖宗成
法倘利於民自當永久遵行何俟改作。紹興二十七年福建提刑吳
遠定鹽綱之數上四川井竈縣共般一千六百萬斤據此遠近裁價比
舊減三分令官自鬻商不許販民舊漕司取放川縣號增鹽錢斤二十八
文今減九文提舉司收支祿錢一文亦減三文則漕帥司皆不許賣鹽
以侵州縣課轉運司鹽本錢亦減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
尤非漕司之便次年衆論復擇有旨下本路相度更定提舉張汝揖奏
請行久法上問陳成之對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恐不盡請
鈔有虧課額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後復罷大抵法貴從俗不然
不可經久先是福建總論鈔鹽錢三十萬緡既而與減八分自此轉運
司及州縣少寬不復科賣於民矣

浙江圖書館藏

乾道四年三省同奏　聖旨訪聞福建路建劒汀邵四州軍科賣鹽擾擾民戶至於無本起綱白行數斂重困民力深可矜憫可將本路抄鹽二十萬貫並與蠲免邵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將樁留五分鹽本通融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收前賣鹽為名依前科數搔擾令戶部散榜逐州軍曉示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許人戶越訴監司按劾聞奏重置典憲施行

除放福建七四州鹽本錢

乾道四年臣寮上言訪聞上四州拖欠鹽本等錢自紹興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計五千餘萬自隆興元年至乾道三年亦四十餘萬漕司不知久近衮同拘催前後積壓困緣為發民力空窮困於追索新欠舊欠拖帶不前徒掛簿書實無從出臣愚欲望　聖慈矜憫州縣煎熬民間不易止附常平積欠官物及諸軍抱欠酒錢盖已放免特降睿旨將紹興三十二年以前積欠鹽本等錢並行除

寬廣南權鹽

淳熙十年詔節閩廣南在數千里外州縣甚悶之鹽民資以食向者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以為民病朕遣使詢得其利害始為之更令俾通商販無令官鬻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官吏妄貪異時悉出於此一旦絶之必浮言胥動毀我裕民之政劾監司守令均以為民朕有善意顧統而壞之可乎自此或有此必實之法

均廣西鹽數

淳熙六年臣寮上言切見廣西州郡恃鹽以為命而制其輕重之權者轉運使也然一路地理之遠近舟車之便否戶口之多寡商賈之去來郡異而縣不同如邕宜融等州民戶稀少不通行旅所賣之鹽不過本處而常患數多昭賀之林賓柳等州當東西水陸要衝食鹽既多盈而發泄而常患數少歎望我　聖慈下臣此章於運司使之度一路利便之要別行裁定於公家無所虧於民間無所害實為一方久遠之利

罷通州數鹽

曰切見廣西數賣食鹽已行住罷臣謂廣西數鹽　官獲其利令通州

縣數鹽無一毫之利止是公吏鋪戶竊以年利擾民因循不革以其父
爾欲望　[宸旨]下淮浙轉運司將通州切數人戶買鹽取見詣實有下
住罷之
宪諸路鹽場利害
[淳熙]乙未郊祀赦節文勘會諸路鹽場昨緣不依時支散本錢及有減
尅之類致有歲額不敷去處累降指揮約束尚慮奉行不虔仰諸路提
舉司常切遵守約束所部須管依時支給不得減尅如有違戾許戶
越訴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
循祖宗成法
[高宗紹興]十六年六月丁未進呈淮東鹽課增羨推賞事上曰法不必
改只循其常若更易雖有少增羨次年必虧大抵民食鹽每歲如此

總論

洪範五行水曰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源也水性周流無所不在如青州
鹽出於東井幽薊北海嶺南閩海皆出於海南鹵西川出於井河東
於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大略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河北則有
地求康軍則出於崖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自禹貢青州貢鹽
緒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鹽鐵入貢與民共之及管仲相齊始與鹽筴
以奪民利漢興雖除山澤之禁至武帝時用洪羊孔僅祖管仲之法於
是始行禁榷自後隋時更革或寬或急然鹽禁終不可得而罷論其作
俑則圖近功而奪民利管仲獨得辭其咎乎論禁榷之利惟是海鹽海
池最資國用如蜀中之井自贍一方之用無與於大農而天下悅之。
[宋朝]就海論之則淮鹽之利最重國初鈔鹽初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
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
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般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鹽其利
廣而鹽榷最資國用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解
池當時南方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
北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常相參雜奪解池之利所以[宋朝]議論最詳大
抵解鹽之味不及西夏價直西北之鹽又賤所以泌邊多盜販二國鹽

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大槩海鹽井鹽以煎熬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則如畊種疏為畦隴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乃成風一夜起水一夜結北風皆坐食鹽如風不起則課利遂失至徽宗時如兩浙之鹽多有變更自蔡京秉政費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置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日時各隨所適之地遠近為差蔡京專利罔民率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緣徽宗初年雨水不常闉墊不容守者議視不固為外水參雜不復成鹽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役車出外水漸可再復此解鹽之一變也若論禁榷之利天下之鹽固皆禁淮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宋朝因而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榷○仁宗時議者欲榷上不許○神宗時荊公韋子厚亦欲求榷○神宗亦不許自後子厚為梁方始行禁榷犯刑者甚多盜賊滋起河北所以不容榷蕪河北之鹽又與其他不同井鹽則不過一井解池則亳濠封守海鹽則必待起爐皆非一旦所成故可禁榷河北鹵地甚廣非可墻籬封守又纔煎便成所以最易犯禁自韋子厚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慓悍小人規利又輕於犯法此所以不容禁也東萊文

福建舊鹽課名色

福建下四州有產鹽鈔一歲所入四十餘萬緡謂之公使庫之以集大事自建劒汀邵九歲運一百七十餘綱況時更緣為姦廣抛數買之數以催下戶推見存之數以備倉卒謂之長生鹽民不願請則納所放之半直以歸陪於官官復儲之別所謂之還亳鹽民國科買有破產者後高宗減福建認鈔錢八分遂不復科賣

群書考索卷五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財用門

酒類

酒者先王所以供祭祀以行禮祭也

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殷紂果以酒敗也

周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誥○

成王時周公誥群臣曰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誥酒○

周官酒正掌幾酒謹潛鄭司農釋云幾者幾察沽賣過多及非時者謹

者使民節用而無弊也秋官

漢興有酒酤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又紀注。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本紀。後元年詔戒為酒醪以米穀者多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本紀。後元年夏大酺民得沽酒本紀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合聚飲食為酺。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本紀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酒榷均輸等官無與民爭利洪羊難之於是丞相田千秋奏宜罷郡國榷酤酒。秋七月罷榷酤令民得以律占租本紀及通典

宣帝時復禁民酤通典。五鳳二年詔諸郡國二千石勿擅行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由是廢鄉黨之禮非所以導民也。三年賜民大酺五日本紀

元帝時貢禹上書曰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科以佐用度猶不足而人困矣

王莽時魯匡言鹽鐵錢布皆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後設六管之令命縣官酤酒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監酤之科天鳳中二年從之南史。

後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

後魏設酒禁。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本史

唐初無酒禁。

肅宗乾元二年京師酒貴帝以穀方厄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唐志。

代宗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時關輔旱裴諝入對帝問榷酤利大曆六年量定三等隨月稅錢據歲入幾何諝曰臣謂陛下發詔旨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以仁義何必利為帝曰公言牉不聞此本傳

德宗建中元年罷酤户私。三年復直三千州縣總領醞簿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奏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

憲宗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戶部奏准勅文如酤户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有諸州府先有不配户出錢者即須榷酤請奏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應額足即止仍限起請到後一月日內處置訖申奏從之。元和十四年五月潮州刺史李德奏先是官中酤酒代百姓納榷歲月既久為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舊額仍許入兩稅隨貫均出依舊例折納輕貨送上都許之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九日勅節文京邑之內本無榷酤自正元用兵之後費用稍廣如定户店等第令其納榷殊非惠民今後宜停發遣

龍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麴居三之一

户逃酤不在焉唐志

武帝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井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過闌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已後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會要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唐志

宋朝承季唐舊制官中造麴糵酒皆有榷事署

太祖建隆二年漢初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壬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罪有差私市酒麴減造者之半通鑑。乾德四年以京城民酤釀者規利頗多命有司計其麴糵之用定其價直併給升量之器訓。開寶二年

減西蜀之麴價

太宗興國七年詔曰昨言事者以川陝諸州榷酤謂其便於民而足佐用爰肰不得已而聽之比聞民庶頗懷咨怨遣使廉之備得其實況失道之未遠用改調以從宜其除諸州官措置榷酤舊造麴藥仍除益州歲增麴錢六萬貫實訓。雍熙元年賜京師大酺三日。淳化三年罷錢淑時兩浙諸州民户所欠酒直。淳化五年詔憫天下酒榷募民掌之減常課十之二使其易辦勿復責吏與其間既而有司言歲課無幾願一切罷之但賣麴收其直詔從其請元

真宗咸平五年十一月命度支員外郎李士衡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榷之課時士衡言陝西榷酤尚多遺利今西鄙也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度其事可酒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十五萬焉。景德元年戶部判官李昉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榷酤錢頗為煩擾蜀歲歉已各罷之。二年李昉言江南兩浙荆湖路亦望停寢俟歲稔如舊故初制置茶鹽奏議規畫此制以助軍旅之費至是。真宗覽昉等奏亟命停罷仍詔義等自今榷酤之課悉仍舊勿復增益寶訓。景德四年四月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榷酤屢有奏報旦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課利為功煩擾特甚上曰地產財賦及民間費用固不能相絶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已上曰諸州雖各有元定酒數然隨時增益不官吏務貪勞績不憫民困朕甚憫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為定額自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奬通鑑

仁宗乾興元年十一月丁巳禁增置酒場察費穀麥十二月詔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其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欲自增委官吏廹異時不至虧負然後上聞初上封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扈飲節用之義故條約之。天聖元年王軫言諸路酒務先繫實撲每歲課利多有不登望復許百姓買撲三司詳定所奏編。慶曆元年三司言兵支屯陝西而軍不足尤籍天下酒榷之利請較監官歲所增課特奬之奏可編

英宗 四朝志曰榷酒之利以給養兵之費然其弊也酒直屢增而糟醇亦取其羸焉。治平四年詔近復村酒場抑民市酒者罷之

神宗 熙寧三年詔諸郡節序毋得以酒相饋。熙寧中荊公用事散青苗以取民之利使新進少年布滿州縣張酒肆廣聲樂多方招誘謂之設酒令之酒課沁荊襄而下至于兩浙其額重矣在城府有都酒庫又有贍軍庫在官者若課額之不登乃科配於市户在鄉者使買撲為坊籍其脚户月有定額有會客者則數以常數有私醞者則陷以重辟至若縣官之月樁上供又有數供黃胡錢為名其實白取之也。熙寧四年正月詔三司應買撲酒麴諸坊場錢每年約稅錢五十仍別封樁以劍清酒務是年收息錢四十五萬餘緡

祿吏

徽宗 政和二年杭州更置比較務。四年兩浙漕司亦請置比較務定課額以釀酒收息增虧為賞罰四朝志

高宗 紹興八年四川安撫制置使胡世將於成都潼川資普廣安五

淳熙三年十一月戊申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狀惟陛下宵旰民瘼同仁萬里俯念西蜀酒課虛額之弊公私力困根抵可憂六月十二日詔書各與以次第蠲減歲額上供繼錢四十七萬為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聖旨戶部狀照對揭賞諸酒庫非來差官抱領日每歲起解戶部爭息錢四十萬貫間有分趁辦不足亦不下三十餘萬貫乃部吏近年指淮補助經常支遣近緣淳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承降指揮府庫撥隸州軍之後至年終諸州軍納到錢一十八千餘貫。紹熙元年分諸州軍納到錢二十一萬七千餘貫并次年補到三萬八千餘貫及紹熙三年正月一日至八月十日終諸州軍納到錢三十萬二千貫緣為起發息錢虧少遂申降到今年十月四日指揮專委兩淮漕司不以為意催督所有紹熙二年分歲司拘催去今又兩月餘日其漕止十二月十日終通前共起到錢一十五萬五千餘貫本部切詳上件犒賞酒庫共六十三處散在兩淮州軍今歲將及年終雖本部不住催督止起一十五萬餘貫以此可見州郡將諸庫納到息錢占吝不發侵

務妄用今且以淳熙十三年酌中年分納到息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較之三年已虧計發錢四十六萬餘貫若不別行措置切慮歲久愈見虧損國計今相度欲將兩淮諸州犒賞酒庫就委本部即官緣酒坊繫屬右曹欲委自右曹郎中提領提置長貳得以同其檢管免致散漫暗失財計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施行

總論

漢法三人無故群飲則罰金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閭賜民酺以適一時之歡是非欲奪民利而特為是隄防懼其為酒醪以糜穀故也

武帝費用无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盡盡獨於酒酤之利若姑徐而未榷至天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榷取其利以供國用行之纔十四年迫昭帝因賢良文學議而罷之乃令民自賣以所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使不得專取民財此後世所謂萬户酒也至宣帝則復禁民酤詔郡國二千石通於鄉黨酒食之會而非有利於民觀魯恭言於王莽曰鹽鐵布帛五均斂散幹在縣官酒酤獨未幹則知昭帝議罷之後猶未取於酒利也隋唐之間文帝罷酒坊憲宗亦罷酤肆文宗又罷酒榷大曆正元中常設是禁輒復輒罷亦未急於酒利也宋太宗減酒課十二既而從有司之請而罷之真宗詔榷利素有定規不得更議增課而酒禁亦未弛是之嚴也愚不知今日榷酒之利如是其急乎

或問周酒正唐酒之政令之在官者既掌之矣其在民者將如後世之榷酒乎抑以與民而聽民之自取其利乎謂酒有榷則先王九賦之目未聞有榷酤之政而徵斯民爭小腹之譬常亦非先王所以仁天下之心謂聽民之自取其利則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徒以掌市飲之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譏酒之禁又漢後世曾不少異何也曰先王之於酒禁也禁其群飲以鬬爭流亂以敗風俗與其流禍縈米粟而已若夫蒸養洗腆之旅樂歲時會合燕饗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非徒自貪其利也迨夫禮樂稍壞此意後元之詔亦拳拳然憂百姓多為酒醪以縻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矣以百畝分民以九職任民有本為可榷有生生之可樂則其刑罰為可畏是

故周公雖不與民爭其利亦不恣民趨於利也夫豢豕為酒禍至無窮也不為之禁則淫湎而無度群飲而鬪鬨酒亂其德而獄訟日益繁滋矣況敢縱民於酣飲乎若夫後世則不然矣孝武帝之不顧斯民之無以為生一舉而盡奪之斡官之設雖近於海民大抵不過榷酒酤耳取之無藝歛之不恤窾心民固有不平於其下而酒榷均輸之議所以起後世賢良文學之紛紛也自是而後其禁愈嚴其犯者愈衆民之以酒獲罪者是未易可禁也先正翰林蘇公論酒誥一書以為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統嘗者以不嘗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絶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況又有

歷代貨幣之論

[陳商]以旅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白金者銀

[周]外府掌邦布鄭氏註以布為泉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故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東於帛太公既立之於[周]又退行於[鄭]也其後

[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內好皆有周郭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

[漢興]高祖以秦錢重更令民鑄榆莢錢

[呂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令賈誼諫有五禍七福之說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武帝]有事四夷用度廣出治鑄或累鉅金不佐公家之急乃與公卿議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

其二曰白撰重八銖周郭之其文龍直三千其二曰亦重差小方之其文
馬直五百其三曰復小指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銖更鑄三
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計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
不可磨取鎔焉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
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日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盡自
是天下大抵皆鑄金錢矣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
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稍貴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上林苑蠻官有上林均輸官下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
三令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

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坐盜鑄陷刑者衆宜罷采
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議者以為
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

五銖錢至

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便造大錢徑十二分重十
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長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
品並行奸巧盜鑄不可勝禁民人抵罪者多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
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
半足救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
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
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行
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復挾大錢矣

後漢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自莽以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
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
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

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言穀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其言少時復止

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察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帝竟不鑄錢

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宮室及徙都悉驅西遷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

蜀先主時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錢平諸物價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焉並徑十分重四銖

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一使八銖銅計鑄畢設盜鑄之利○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貴貲故聽之人聞人意不以為便其省之鑄以為器物官勿復出也

晉書考索卷五十八

後集

冊府元龜　卷五十九

財用門

銅錢

東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田是稍貴

武帝大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

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比輪錢介兩差重以入廣州貨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交帛孔琳之議曰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

多剪鑿古錢取銅帝甚惡之錄尚書王義并建議以為大錢當兩以防
穿鑿議者多同之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貨之興以佑貨為本舉在
交易豈假多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
一當兩徒崇虛價者也流演之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靡朽之寶家
贏一陪之利不俟刑憲行原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
時公私便乃罷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
官鑄五銖。范泰又陳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
其發一也伏願思可久之道賑救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而聖慮可廣先
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
元嘉二十五年罷當兩大錢

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
三年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鑿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
可之所鑄錢形式簡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鐵
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
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一銖錢嶷上三不可之論上不聽

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刻
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者謂之來子尤薄者謂之
荇葉市井通用之。末北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
錢長不盈三寸大小雜此謂之綖環錢入水不
沉隨手破碎市者不復數十萬錢不盈一斛斗米一萬商旅不行

明帝泰始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工尋又
普斷唯用古錢

齊高帝建元四年孔覬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嚴法不禁者由
上鑄錢偏銅廢工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發興
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
五銖一依漢法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
者耦合銖兩錢貨既均遠近若一時議者以為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
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

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始欲兼倍凡在蠲類莫不如茲稼穡叢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東間錢多竝鑿鮮復完者公家所愛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呰鞭棰質繁益致無聊

梁初京師三吳荊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

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文曰五銖重如私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文曰五銖二字一分重又銖文曰五銖二字一分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公式文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稚錢五銖徑一寸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銖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銖源出於雜錢但稍褊異以銖為朱耳二品行之差少於除錢

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豐貨錢竟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銖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

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一當二十後改四柱錢一當十景申復用細錢南史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又鵝眼錢千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鍚錢熏以粟帛為貨

高祖永定元年四月鑄四柱錢一當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丙申復閉通鑑綱目

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十南史

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

當一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

後魏初至太和錢貨無所用

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准絹給錢足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

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

備爐冶人有欲鑄聽就鑄之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有止用古

錢不行新鑄高價不通貿遷頗隔

孝明帝熙平初王澄上言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

便用者雖有小大之異益得通行貴錢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

私無壅詔曰錢行已久且可依舊。又奏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

新鑄斤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雜服環鑿依律而禁雖

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

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

盜鑄錢者罪重常憲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

累不入於市。三年崔亮奏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宜

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價用彌賤建初重制

盜鑄之禁開糾責之格

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楊侃奏曰

又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帝從之乃鑄五銖錢

高恭之又奏曰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

破置之水上始欲不沉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

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鍮炭鉛沙直

置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官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

後遂用楊侃計。永安初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

就鑄益鑄彌衆時高謙之上表求鑄三銖錢且改興不以錢大改衰不

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自今此鑄以濟交之五銖之錢任使並用國得

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北齊神武輔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後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熟齊牽緊錢古錢河陽生澁天柱齊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綃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又更鑄流之四境未幾寖細薄姦偽競起。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輕重宜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皆準市秤以定重輕凡有私鑄悉不禁斷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錫並不聽用

文帝天保四年受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當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而制造甚精其錢未行私鑄已興一二年間即有濫惡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徐齊兗通用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既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

武帝保定中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渠益之境雜用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市人不用遂廢之

宣帝大成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

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貨易不止。四年詔仍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煞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鬼用之錢

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隋書西域傳曰國以銀為錢文為人騎馬背為人騎馬幕為人面幕為大人面子死即更鑄大月氏亦同。）建德二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市人不用遂廢之

宣帝大成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

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貨易不止。四年詔仍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煞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鬼用之錢

皆須和以鉛錫鑞鐵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鉛鑞之處不得私有采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遂相倣效錢遂輕其後奸狡稍多鑿磨鏇錢郭取銅鑄錢轉乃下惡錢之禁○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弁州立五爐鑄錢又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苧山有銅鑛處鑄錢於是詔聽置十爐鑄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爐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邨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易貿為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

煬帝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或剪鐵鏤裁皮裹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以上並通典）

唐高祖 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凡八九萬緡商旅便之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錢文給事中歐陽詢書字令八分又篆隸三體詢初進蠟樣入文德皇后恰一甲跡跋錢上有恰文恰者善書者也遂寶之（以上唐志）

齊王暕於瀘南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沒其家其後盜鑄漸起（唐志）○

高宗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酋五惡錢○其年又改以好錢一文易惡錢兩文（唐志）○

乾封二年詔開元錢依舊施行乾封錢則之（通典）○儀鳳四年命東都糶糴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數定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貴乃罷少府鑄錢尋而復舊（唐志）○

武后 時長安中又降敕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揀擇艱難交易留滯非常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澁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旁民依大山陂海以鑄更莫能捕神龍先天之際

爾京用錢益濫禮部侍郎韋嗣立疏請銷惡錢鑄好錢一文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並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犯法日蕃有以舟載鑄江中者（唐志）○

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錢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並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犯法日蕃有以舟載鑄江中者（唐志）○

唐志

錢須更百十（唐志）

[仁]宗[先]天元年京師用錢惡貨物踴貴諫議楊[虛]受上疏伏見市井用錢不勝濫惡有加鐵錫即非公鑄銅錫亂雜僞錢豐多商賈積滯富家藏鑄公錢未盈於時須禁法不當於代要其惡錢自望官為博取納鑄錢州京城並以好錢為用書奏不行會要

[玄]宗[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造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補責甚峻上青錢背輸官小惡者沉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唐志○[開][元]六年初禁斷惡錢行三銖門分以上舊錢更收人間惡錢鎔破復鑄淮揔式錢勑出之後百姓喧然物價稍動商人不敢交易宰相宋璟蘇頲奏請出大府錢萬貫分於南北兩市平價買百姓間所責之物堪貯庫官漸若麻得好錢散行人間從之會要○又降勑近斷惡錢恐人間小錢行用妻兩京文武官妻季防閤蔭僕宜即先給錢俾後季任取舊配勑唐志○二十二年十月錢少府毀之唐志○七年宋璟又請出米千萬斛收

十八年勑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鑑○三十年千錢以重六介四兩為率每錢重三銖曰參禁斷頗沙澁盜染白強黑強之錢首者官為市之唐志○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為錢以通貨易官鑄所入無幾兩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門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秘書監崔沔皆以鑄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廢庸則公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省棄農而競利矣時劇秩亦有五不可四羨之說於是詔禁惡錢○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采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府陽宣城尤甚江淮偏鑄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爐錢一以當偏爐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我眼吾文錢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介至剪鐵而綴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疋半估收錢侍即楊國忠招權市恩明日詔

後行旣錢啻○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韋倫請奪價募士緣是役用減市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絛州三十楊潤宣鄂蔚皆十盜揔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鑄錢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盜鑄益衆錢文濫惡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命各州諸鑪鑄寶（柳）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皆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輕者亦號重輕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私鑄偉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為京兆尹數月捕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仍開元舊錢與乾元當錢皆以一當十殿礎磉壞鑄爲錢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向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寶應元年其開元乾元重輕錢並宜準一文用不須計以虛數

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錢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民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輕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唐志劉晏以江嶺諸州往土所出皆重粗賤弱之其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新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荊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舊志）

○大曆七年禁天下銅器

德宗建中元年户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鑄錢七萬二千緡德宗從之（舊志）。建中二年鹽鐵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錢交下粗惡訪聞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錢博相貿易姦濫漸深今後委本道觀察使明立賞罰切加禁斷（會要）。建中四年判慶支趙贊採建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會要）。正元九

年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請準敕前敕文除鑄鏡外一切禁斷會要正元十年詔天下鑄銅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繒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唐志正元十四年鹽鐵使李若初奏通商賈不通請旨揮見少繒帛價輕禁止見錢不令出界置使課利有關商賈不通請旨揮見錢任其從來勿使禁止從之會要正元二十年令市井交易以綾羅綃布雜貨與錢兼用

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交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元和元年禁銅物會要

二年禁鉛錫錢會要三年鹽鐵使李巽以柳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所置炭陽監以兩監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唐志

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文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闌路者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為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由是河東錫錢皆發唐志元和七年尚書王紹度支鹽堰鹽鐵使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輕錢多不出商量伏請令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從之會要元和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賤沒入方一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為名府縣不敢劾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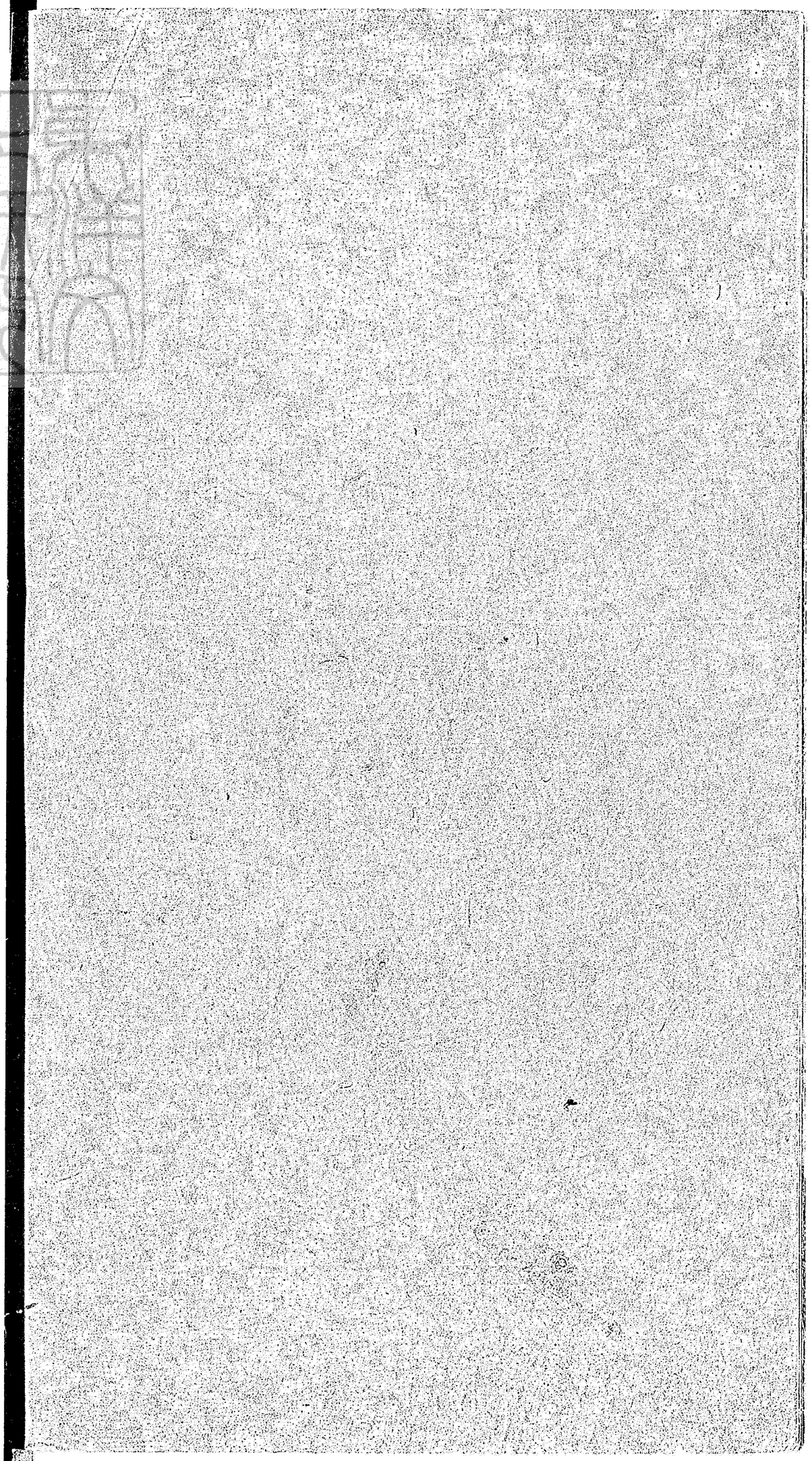
敬宗寶曆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為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唐志

文宗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釭環鈒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唐志太和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為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疋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劇約束如京兆未幾

皆罷唐志○太和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監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特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千錢為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唐志

武宗發浮屠法求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處院州縣銅益多益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

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唐志並○初鑄錢有七監

武宗會昌中增置八監每道置鑄坊一太中初二監廢

五代晉高祖勑聽公私自鑄銅錢毋得雜以鉛錫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